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八

易三

乾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為天坤便為地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

母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

符兄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運轉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

信得他是斷然不息

問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字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息非性何以能此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是以乾之剛健取義健而不息便是天之性情此性如人之氣質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也專便是性動也直便是情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何如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寗呉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若乾坤則猶可言屯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

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
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凉燥濕以
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
之德也曰他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
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
文王之易略自不同

問乾元亨利貞註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放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曰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又却說學

者脩業進德事如何都把作聖人之事得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者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所利見之人

問程易於九二云利見大德之君又言君亦利見大德

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

君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賔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録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藉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存體應用稽實待虛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葢凡所以
如此者皆所以進德脩業耳

賓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著一
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
如此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
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
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

厲多是在陽爻裏說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
祖道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
須臾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
拘了記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爻為太子者
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
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
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
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

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著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為舜側微時九二為舜佃漁時九三為玄德升聞時九四為歷試時何以見得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

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他皆倣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為彖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問龜山說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為義以天位言之不可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百九十二陰爻之通例也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

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揲蓍之法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陰故有羣龍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羣龍而却無頭剛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

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尋常往往不以經旨取之至於説用九用六自來却未曾有人説得如此他初非理會象數者而此論最得之且既有六爻又

添用九用六因甚不用七八蓋九乃老陽六乃老陰取變爻也古人遇乾之坤即以見羣龍无首吉為占見羣龍无首却是變乾為坤便以坤為占也遇坤之乾即用利永貞為占坤變為乾即乾之利也以上語類二十三條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說為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

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答虞士朋○文集

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猶言性統形爾

銖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

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耶說乾道明之耶曰此處果是說得鶻突但遺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無以為始不貞則無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

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

應變而不窮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

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

又曰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

比繫辭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

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作

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作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此子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

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

問保合太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

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只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

保合太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小底天地

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

君道如何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

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兩天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行亦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所以為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

則不見其順必其髙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為地勢坤一作所以見地勢之坤順厚之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之健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强不息曰非是説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

為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致道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美便是嘉之會

問亨者嘉之會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

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為和也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

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時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初似不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别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

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

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

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幹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為正而固守之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是箇道理須著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得未是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

問體仁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曰說只得如此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問伊川解體仁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乃能利

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但前輩之說不欲辨他不是只自曉得便了

嘉會者萬物皆發見在裏許直卿云猶言萬物皆相見處得事事是故謂之嘉會一事不是便不謂之嘉會會是禮發見處意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别討箇和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

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

爲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爲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爲體仁爲我之骨我以之爲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

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須著些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

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著此〻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
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
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貞正也知其正
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事之
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
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
能立事也幹如版築之有楨幹今人築牆必立一木
於土中為骨俗謂之夜义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

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緊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以上語類二十八條

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陽氣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為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强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為元循環無

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

答楊元範

○文集

問程易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覆贊咏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

庸言庸行咸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别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

問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

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至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脩業乾乾愓息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寓錄無此七字九四位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

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寓錄云九三是伊周地位已自離了）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閒（寓錄云跳得時便做做有德無位做不做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滾將去聖人只

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

問忠信進德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作没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别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著氣力

又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

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

問進德脩業進德只一般說至脩業却又言居業何也

曰未要去理會居字脩字且須理會如何是德如何

是業曰德者本於內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曰內外

字近之德者得之於心者也業乃事之就緒者也如

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誠心真箇是

得之於吾心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

却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一事不誠實猶

木之有根其生不已

林安卿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是脩常常如此是守

進德脩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著居脩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面便是居不成道脩些箇了便了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作兩字

明道只作一箇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直

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分屬乾坤

益取健順二體脩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

便有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

故曰陽實陰虛

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坤

道也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

一如仲弓問仁之類脩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

刀兩斷工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工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否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脩省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所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曰固皆是脩己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著落方是子細

伊川說内積忠信積字說得好其實其善之說雖密不

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寛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

問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既無不實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者無一毫之不實若有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功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偽然後有

以為進德之地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云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池錄云進謂日見其新居謂常而不厭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疑忠信是指言行發於外者而言如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皆是發見於外者如何却言進德脩辭立誠與

忠信果何異又指為居業何也曰忠信是心中朴實頭見得道理如此故其德日進而不已猶孟子所謂有諸己者是也故指進德而言脩辭立誠却是就言語上說又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

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

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强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只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

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

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

符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

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說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著那幾

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

用之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葢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

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謂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至那地頭了知終是知得合如此終之便須下終底工夫幾字是知之初方是見得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

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

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

此實處去便是做進德處也

上下无常非為邪進退无恒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以上語類二十八條

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

聖賢地位説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為深巧如横渠之説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

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徳脩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徳居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覩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矣若以徳言則愈進愈髙此當為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今横渠専以聖人為説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為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徳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

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緣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説經者多不虚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罅如可鉤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搏則遂極筆摸寫以附於經而謂經之為説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脩業為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

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脩為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内外之别葢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脩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只是循理而行自無固必耳亦不為信乎於人而後可躍也答萬正淳○文集

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作道理説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復説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説伊川作兩意

未穩也

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

乾元者始而亨一段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聚方見性情所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

這利貞時方見得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

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是此意也

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

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其說與他道聖人作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尽頭如何不討箇混淪底放在那裏註中便是破他說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

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學聚問辨聖人說得寛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

疑之地則只作得舜禹事使
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
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
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雞覆子啐啄同時不
知是如此否時舉云家間養雞時舉為兒童日候其
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益氣數才足便自横迸裂
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
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

笑而然之

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曰伊川此句某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葢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此一

節只是釋大人之德

乾卦有兩箇其惟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作愚人此必其自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又改得是以上語類十四條

坤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

問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句伊川只見
象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
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
亦亨生是生物池本云坤即乾之所始者之所生
徐煥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
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
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

元徐說亦通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如何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猶言高下

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以上語類六條

問履霜堅氷至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

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叅天地贊化

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

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直方大是他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

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

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裏面說底且隨他說作

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他說去如其之說爻

無許多勞攘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曰不可說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問六四括囊註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即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曰不可說盡得地道他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上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黄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黄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

問黄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

今考本爻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别處説不可硬配在易上説此爻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説得絮了因舉云邵博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此爻義特為他發固是他後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説而後發也

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

玄黄不言而凶可知矣

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没上截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

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履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辨之不早辨李光祖云不早辨他直到得郎當

了却方辨劃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即非矣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

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内是無纖豪私意胷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

問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則須於應事接物間無往而不主一則義亦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

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還他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若必欲駢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

景紹問敬義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莫是合内外之道否曰久之則内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内後便能

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内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内實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在坤六二之爻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

則不習而无不利夫子遂從而解之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又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將不孤來解大字然有敬而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不得只一件便不可行便是孤必大録云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悦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無一之不利也又問方是如何曰方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

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屯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爻相為主賔也曰然但此亦大概如此到占得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己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

不可為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
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
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
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
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
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
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

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復

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

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問屯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

問初九利建侯註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

不能耶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耶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

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盤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盤桓意曰盤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

媾此說如何曰其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别無他說可據只得且隨他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乗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己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己皆正指六四（四當作二）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二當作四）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

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耿氏解易女子貞不字作嫁筓而字貞不字者謂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作字育之字

問即鹿无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

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来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以上語類九條

蒙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内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

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著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作卦之情

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

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六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曰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

何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葢視其來求我之發

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再三煩凟則不告之也

叩之葢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凟也　銖曰發此一例

即所謂稽實待虛曰然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

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

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

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

解作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爲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爲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爲治蒙之主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略如此髣髴不皆端的若解要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只是平地了

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季通云育德是艮止也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振民育德則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生云此說得好如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

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權高之象窒欲有塞水之象次第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輕如已之有善以為不足而又遷於至善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貴乎用力也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作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

以上語類九條

需

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

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郎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

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閒僧家之有西堂之類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大川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
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
便需
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曰言象中
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
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

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穴是陷處喚作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伯豐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别无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

坎體中多説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王弼説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無位需之不當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以上語類十二條

訟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此

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葢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中實為有孚坎險為窒坎為加

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　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

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

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

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

問訟彖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耶曰此等須要畫箇圖子看便好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强矣以上語類三條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

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答王伯禮。文集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必是有訟

問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終吉也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無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以上語類四條

師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無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

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

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為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别說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文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小年更讀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欲解釋形字是割剝之意醉飽是厭足之意蓋以為割剝民力而無厭足之心後來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

云象民之力而無已甚其甚覺不然但被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近看貞觀政要有引用處皆作刑民又看家語亦作刑民字方知舊來看得是此是祭公箴穆王之語須如某說其語方切

問易爻取意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

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别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以上語類四條

比

李閎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筮字說作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却要强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

應五五爲顯比之君亦爲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爲比之无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

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誡

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

邑人不誡如有閒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易第六爻在上為首自下又為尾兩用比上六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是也以上語類八條

小畜

問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

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一事說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欝不通四畔方有溫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

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

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以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爲雨必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註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以上語類七條

履

履上乾下兑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

問履以兑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曰

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

問履如何都作禮字說曰辨上下定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就應物而言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幷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

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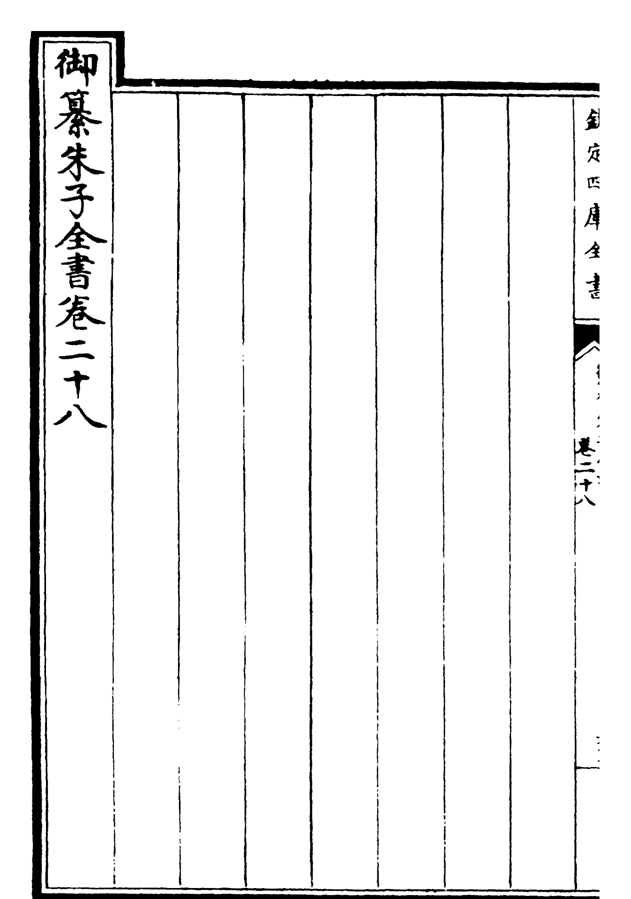
五亦為虎尾之象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

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

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以上語類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閻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王杰詳校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九

易四

泰

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説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皐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

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

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

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以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一作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　又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罔罟皆是

問財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彚亦是占辭曰以其彚屬上文嘗見郭璞洞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彚者人也

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胷明闊底

如何做得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不恤後來信與

不信爾

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

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

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

却未至於凶

問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

便須有戒懼收斂底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之以上語類十條

否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强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强觧不通也又問初六

抜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葢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葢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説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説其覺得牽强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他至九四即不畏

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

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説包承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觧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

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筮著𥖁著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

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内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無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蓋當時人皆識得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就上發出道理說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

物須是就實事上說方有著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他無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觶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是實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以上語類六條

同人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卻柔弱做主不得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者時

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覯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于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

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强則非

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淵録云以中直也言其理直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

伯豐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却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以上語類四條

大有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為有

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

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束小了說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古人於亨字作享烹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享字易中觧作亨字便不是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爻

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由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

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以上

語類六條

謙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肥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肥

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鬼神說害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則鬼神便說箇吉凶字

問謙彖云云鬼神是造化之迹旣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耶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曰程先生之說非周易本文之意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

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賢聖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之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

問謙裒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已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已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撝謙言發揚其謙葢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

六四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其辭其象云言不為過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以上語類十一條

豫

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

祖考也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叔重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强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謂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為樂者也

由豫猶言由頤以上語類五條

隨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范益之曰宴息

乃所以養其明曰不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某所見如此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

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小子丈夫程說是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

乎之意以上語類七條

蠱

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無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問蠱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巽而上艮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必為此說

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彖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説隨皆言卦義其本義之説蓋是趙德莊説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説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

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寛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問劉莘老劉器之

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寛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

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沓到後面成一大獘故謂之蠱非謂治蠱之道當巽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語其人云莫拆了人屋子其意謂屋獘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撐柱過其說巽止之義蓋亦如此意爾豈不大害哉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

問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

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問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内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壊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柄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如此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麽

問蠱上九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以上語類十條

臨

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

問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

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云咸臨二陽徧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强些此等處皆曉未得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

不必强分析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又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

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内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内與二陽應也以上語類四條

觀

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説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

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

用之問盥而不薦伊川以爲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爲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

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爲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爲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爲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别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

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耶曰上二爻意自别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葢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以上語類五條

噬嗑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文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

張元德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解曰據其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洽録云分猶均也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

問諸卦彖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

為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見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此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

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以上語類五條

賁

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

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
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
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文
相似且得分曉
問明庶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
與離之在内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内故明政
而不敢折獄止在内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敢留
獄又曰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

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
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於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此
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
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
之象如此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
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
定作敦本說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為盛多

之貌曰非也戔戔者淺小之意凡淺字箋字皆從戔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意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没

了以上語類六條

剝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問剝之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

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

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奥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小人剥廬是説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剥了此是自剥其廬舍無安身之處衆小人託這一君子為芘覆若更剥了是自剥其廬舍便不成剥了以上語類四條

復

問剥一陽盡而為坤程云陽未嘗盡也曰剥之一陽未盡時不曾生纔盡於上這些子便生於下了

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荅皆不合復請問先生曰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問坤為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

生但微而未成體至十一月一陽之體方具否曰然凡物變之漸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爾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云云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礪錄云畢竟是陽長將次並進）以至於極則有朋來之道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

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迷復凶至於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日八月三日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於十年不克征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

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無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

聖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到這裏微茫發動了最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見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所以孟子說四端猶四體闕一不可人若無此四者便不足為人矣心是一箇運用底物只是有此四者之理更

無別物只此體驗可見

問天地之心雖静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静静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

月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

問復見天地之心之義曰十月純陰為坤卦而陽未嘗無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無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之心故在我之心不可有間斷也

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摇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

伊川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益謂天地

以生生為徳自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静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静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静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

國秀問舊見蔡元思説先生説復卦處静極而動聖人

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矣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善惡言也

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為衆惡所遏底意思相似以上語類十四條

復見天地心之說某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

有豪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是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茍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答張敬夫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

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欿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乎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答吳晦叔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葢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

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貞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答王子合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

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録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

復齋記○以上文集四條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得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

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强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

問無祗悔祗字何訓曰書中祗字只有這祗字使得來

別看來只得觧作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說話好簡當

問上六迷復至下十年不克征如何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無説所以無往而不凶凡言三年十年三歲皆是有箇象方説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無説了以上語類五條

无妄

史記无妄作无望問若以為无望即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

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

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以上語類三條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為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

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
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答廖子晦○文集）
或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
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問不耕穫不菑畬曰言不耕不穫不菑不畬無所為於
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畧起私意以作為唯因時順理
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唯添了而字又
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曰此卦六爻皆

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無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無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疑有不耕穫不菑畬之意曰此出史記春申君傳正說李園事

正是說無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以上語類二條

問不耕穫不菑畬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輒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彖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曰易傳爻彖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彖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

疑者若曰不耕而獲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獲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葢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〇答余爕孫文集

大畜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
九三一爻不爲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爲畜
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
已通達無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
貞閑習葢初二兩爻皆爲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
子善問九六爲正應皆陰皆陽則爲無應獨畜卦不
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爲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

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其
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畧說至
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
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貞不
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
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
可𮗚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又曰大畜下三爻
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

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以上語類四條

頤

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

之氣模様

自養則如爵禄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説自求口實

頤卦最難看銖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養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謂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沈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

上三爻皆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為下而專也益頼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銖曰音辨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為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頼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

以雖顛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直卿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為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

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於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問伊川解下三爻養口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曰看來下三爻是資人以為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

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踈也以上語類五條

大過

問大過既棟橈不是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彖辭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大抵彖傳解得卦辭直是分明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

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

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

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

澤滅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没了木是為大過又曰木雖為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在

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

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强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撓乎下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説易中无咎有兩義如不節之嗟无咎王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咎至出門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

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

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以上語類八條

坎

水流不盈纔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

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

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徽纆二字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曰據釋文如此

坎不盈中夫大也曰水之爲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

盈故曰不盈盈髙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以上語類四條

離

離便是麗附著之意易中多說作麗也有衆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作離著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剩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作治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

曰然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

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

兩箇日頭

叔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

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葢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說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

吉

有嘉折首是句以上語類九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閻學登